

从西汉边关汉简看麦作在当地的推广情况

徐定懿 王思明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西汉时期由于西北边关地区气候适宜种麦,且西汉政府在西北边关地区长年保持较大规模驻军,粮食耗费巨大,故此麦的种植受到了官方的重视。通过查阅汉简可以发现,麦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在军队中的使用范围有限,但在普通民众中以及进入商品流通环节后,却被广泛使用。麦在西北边关地区既有官方自上而下的推广,又有平民自下而上的接纳,最终形成了麦在该地区得到推广的局面。

【关键词】麦;西北边关;汉简;推广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8)06-0011-12

The Wheat's Expansion from the West Han Bamboo Slips on the Northwestern Border

XU Ding-yi WANG Si-ming

(Institu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e Civiliz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Because it was more suitable to plant wheat in the northwestern border climate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number of troops was huge, the governmen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wheat cultivation for the huge consumption of the foods. From the recording of the Han Bamboo Slips, we can see that because of the wheat's characteristics, it had a limited usable range. But the wheat had a large usable range as merchandise. Due to the official top-down promotion and the bottom-up acceptance of the civilians, finally, the wheat was planted largely on the northwestern border.

Key words: wheat; northwestern border; Han Bamboo Slips; expansion

麦作(包括小麦、大麦、秣麦和穞麦)在汉代的普及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许倬云就在《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一书中这样描述过:“在汉代,大麦和小麦都是人们所种植的作物。不过,在公元前2世纪时,小麦尚未被人们所普遍接受,至少尚未被京畿地区的人们接受,……不仅董仲舒建议应敦促京城附近的人们种植小麦,而且在公元前1世纪时,还派遣了一位专家去那里向人们传播小麦和大麦的种植技术。但这一现象可能只是地方性的。不管怎么说,《汜胜之书》中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小麦的生产过程,而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居延汉简则记录了西部边疆军事驻屯地的“麦”粮供应。到了公

【收稿日期】2018-08-18

【基金项目】2017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7SJB0043);南京农业大学2017年度中央高校人文社科基金育才项目“西汉丝绸之路农业交流研究”(SKYC2017013);四川省教育厅川菜发展研究中心一般项目“四川地区面食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CC18W05);2017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7SJB0042)

【作者简介】徐定懿(1983—),女,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农业史;王思明(1961—),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科技史研究。

元 2 世纪,小麦和大麦在农村地区已变得非常普遍,以致在儿歌中都可以见到这两种作物。”^①对于汉代麦子从“尚未被普遍接受”到“非常普遍”这一转变,学界已有所讨论。不论是推广考证还是推广原因分析,已有学者的探究都很有意义^②。然而,鲜有学者论及西汉西北边关地区麦作的推广。随着汉简的大量出土和被解读,我们可以从边关汉简入手探讨麦作在当地的推广情况。

一、《史记》《汉书》中的麦

在解读汉简之前,有必要先从正史入手,参看《史记》《汉书》中麦在西汉边关地区的普及状况。虽然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已经开始种麦,在春秋战国时期麦子已作为重要的粮食作物被记载,但直到西汉初年,麦却并不为汉人所普遍接纳。《史记》中关于麦的叙述,仅见于《天官书》《淮南衡山列传》和《大宛列传》。《天官书》对麦的记载仅是以风向与五谷对应,并不涉及麦在汉代社会现实中被耕种的情况:“旦至食,为麦;食至日昃,为稷;昃至哺,为黍;哺至下哺,为菽;下哺至日入,为麻。欲终日有云,有风,有日。”^③此段讲:黎明到早饭之间的风与麦子收成相对应;早饭到日偏西之间与稷对应;日偏西到晚饭间与黍对应;晚饭后与豆对应,日入时与麻对应。最好的天气是终日有云、有风、有太阳。这样的叙述与《淮南衡山列传》中对麦的记载有相似之处:“臣闻微子过故国而悲,于是作麦秀之歌,是痛纣之不用王子比干也。”^④在《天官书》和《淮南衡山列传》中,麦更像是一种久存于历史中具有文献意义的作物:它与稷、黍、菽、麻一样古老,且收成情况可通过风向来占卜;或者有“美刺”之用,具有特定历史文化意义。真正存于汉初现实中的麦,是在《大宛列传》的记载中:“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⑤可知,大宛和安息是种稻和麦的。与之相对,同样是在《大宛列传》中,汉王朝在西域则是:“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⑥虽然敦煌地区的气候应该更接近于大宛,但与大宛和安息“田稻麦”不同,汉王朝在敦煌地区种粟,囤积和发送的口粮也是粟。当然,汉王朝在西北边防地区所消耗的粟也而不仅仅来源于当地屯田,输粟于边是保障口粮的重要手段。在《史记·平准书》中就有记载:“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县官以除罪。”^⑦可见汉初为了保障边粟供应,输粟的百姓既可除罪也可拜爵。事实上整个西汉直到新莽时期,边塞的粮食供应都是一个耗费巨大的工程,据黄今言先生推算,秦汉在一般情况下边防军为 20-30 万左右,汉武、王莽时期,由于“外事

① [美]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84 页。

② 关于麦在汉代得到推广的的考证可参看——卫斯:《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考证——兼与[日]西嶋定生先生商榷》,《中国农史》1988 年第 4 期;赵淑玲、昌森:《论两汉时代冬小麦在我国北方的推广普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 年第 2 期;李成、朱歌敏、凌雪:《论两汉时期中国北方小麦种植的发展》,《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6 期。以上文章也有麦推广原因的分析,但更侧重于考证史实。关于麦在两汉得到推广的原因分析可参看惠富平:《汉代麦作推广因素探讨》,《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1 期;荆峰、惠富平:《汉代黄河流域麦作发展的环境因素与技术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 年第 4 期。

③ [汉]司马迁:《史记》卷 27《天官书》。

④ [汉]司马迁:《史记》卷 118《淮南衡山列传》。

⑤ [汉]司马迁:《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

⑥ [汉]司马迁:《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

⑦ [汉]司马迁:《史记》卷 30《平准书》。

四夷”，边防兵力极盛，大约保持在 50—80 万之间。在一般情况下，士卒的粮食消耗是 800 万石左右^①。面对如此巨大数量的粮食需求，汉王朝统治者对边粮供应问题不能不重视。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自汉武帝开始，麦逐渐被重视与推广。对比《史记》，《汉书》中关于麦的记载已有所增加。在《汉书·食货志》中，董仲舒就曾以《春秋》中的经文为论据，从历史文化渊源上为麦正名，建议推广种麦：“《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②《武帝纪》中也特别记录了劝告靠近匈奴边境的西北地区有水灾的郡县，耕种冬小麦的史实：“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千余人。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半。发谪吏穿昆明池。”^③而后的昭帝、元帝对麦的收成情况都较为重视，在《昭帝纪》中有关于麦伤免田租的诏书：“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④《元帝纪》中也有元帝因麦歉收而开府库振救所发的诏书：“岁比灾害，民有菜色，惨怛于心。已诏吏虚仓廩，开府库振救，赐寒者衣。今秋禾麦颇伤。一年中地再动。”^⑤在《赵充国辛庆忌传》中，麦显然已是边塞重要的军粮：“充国及长史董通年以为：武贤欲轻引万骑，分为两道出张掖，回远千里。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⑥除此以外，《沟洫志》记载了冀州地区治理黄河从而可耕种禾麦的策略。《谷永杜邺传》中也记载了谷永向成帝谏言，麦歉收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今年蚕麦咸恶。百川沸腾，江河溢决，大水泛滥郡国五十有余。比年丧稼，时过无宿麦。百姓失业流散，群辈守关。”^⑦可见麦的重要性大为提升^⑧。

通过对《史记》《汉书》中所载之麦的梳理，我们发现：在《史记》里，现实中种植的麦被记录是因为张骞通西域后发现在大宛和安息“田稻麦”，《汉书》中为数不太多的关于麦的记载也有两次是与西北边境骚扰或在西北地区的征战相关。至于昭帝、元帝和成帝三朝对麦歉收一事的记录并不能从原文中确认是何地的麦歉收，不排除是西北边郡地区所种之麦的可能性。麦从汉初几乎不被正史关注与记录，到西汉中后期重要性逐渐上升，这其中西北边关地区麦作的推广情况不容忽视。

二、边关汉简中的麦

与《史记》《汉书》这样的正史相比，居延汉简、肩水金关汉简和敦煌汉简中麦出现的频率高了许多，麦在边关地区显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政令上重视种麦，且有专门官吏管理麦的耕种

肩水金关汉简^⑨有相关记载：

① 黄今言、陈晓鸣：《汉朝边防军的规模及其养兵费用之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

② [汉]班固：《汉书》卷 24 上《食货志上》。

③ [汉]班固：《汉书》卷 6《武帝纪》。

④ [汉]班固：《汉书》卷 7《昭帝纪》。

⑤ [汉]班固：《汉书》卷 9《元帝纪》。

⑥ [汉]班固：《汉书》卷 69《赵充国辛庆忌传》。

⑦ [汉]班固：《汉书》卷 85《谷永杜邺传》。

⑧ 《汉书》中有关麦的叙述还见于《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楚元王传》和《蒯伍江息夫传》。正文中没有列举，因为以上所叙之麦类似于《史记》中记叙的历史文化意义上的麦，或关乎五行，或具“美刺”之用，具有特定历史文化内涵。这与麦在西汉现实中受重视的状况并无太大关联。

⑨ 参见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贰）》，中西书局，2012 年。

八月言之县“当给麦毋使犁长卿毋麦大事” 73EJT21:125A

很明显,这是一条自上而下的文书,从简文内容看是下发政令重视播种小麦的事情。冬小麦是在9、10月播种,也就是农历(汉历)的8月,与简文相合。下达最终执行的官员应该是犁长。根据《汉书·西域传上》:(宣帝时)“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①和《汉书·西域传下》“(宣帝)地节二年,……(郑)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复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②西域边关地区确实有负责渠犁的田官。并且卿的称呼《汉简缀述》中有说明:“自中央丞相、御史以下,曹吏、府吏、候长及令史、尉史等俱得以卿为其尊称。”^③可见犁长应当是管理当地农田种植事务的官员。有专门官吏管理麦的耕种,还有政令的下达,对麦的耕种称之为“大事”,说明西汉政府对肩水金关^④地区种麦的重视。

(二)重视麦受灾歉收的情况

在肩水金关出土的汉简《永始三年诏书》中,记载有成帝一朝冬小麦歉收的事件。前文列举《汉书》中记载了成帝时期麦歉收的史实与汉简中边关地区麦歉收的记载可以相互参照。《永始三年诏书》^⑤中,从第1简翟方进和孔光上书内容来看,宿麦的歉收是比较严重的事件:

丞相方进御史臣光昧死言 明诏哀闵元=臣方进御史臣光往秋郡被霜冬无大雪不利宿麦恐民□□ 73EJF1:1

针对歉收,翟方进和孔光进言一系列措施,包括“调有余给不足”即把各地应当运交中央的物资运至物质不足而售价较高的地区出售;强调“宜务本广农桑”;“请除贷钱它物律”当指不准放高利贷和收取高利贷息等措施。成帝采纳了这些意见,第13至15简则记录了成帝诏书下达至张掖、肩水的情况:

十月己亥张掖太守谭守郡司马宗行长史事□ 书从事下当用者明扁悬亭显处令吏民皆知之如诏书 73EJF1:13

十一己酉张掖肩水都尉谭丞平下官下当用者如诏书 73EJF1:14

十一月辛亥肩水侯宪下行尉事谓关嗇夫吏承书从事明扁亭□显处如诏书 士史猛 73EJF1:15

从成帝诏书逐级下达至张掖、肩水的情况来看,显然西汉政府对当地冬小麦歉收一事极为重视,可见张掖、肩水当地不但种麦,并且麦应该是很重要的农作物,因此永始三年的冬小麦歉收对当地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三)麦被百姓所接纳

除了官方政府的重视,有汉简内容表明麦在边关地区确实被老百姓所接纳,是日常种植的粮食作物。肩水金关汉简中有描述百姓自家田地所种粮食分布情况的简文,其中就包括穞麦:

幸为 之舍东麦地尽以种禾舍东□□以种糜黍□西□□□皆□ 种川舍前块以西尽种穞□内中小□中有小半毋种愿子偃用收万石种破用 种万石以渠前种小半诃愿子偃及时取

① [汉]班固:《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② [汉]班固:《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③ 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119页。

④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至太初三年(前102年),为防匈奴族进犯,西汉王朝在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同时,为进一步巩固边防,经营西域,在边地大规模修筑关城、烽、堡等设施,并驻守戍兵,置官开渠,移民屯垦。金关故址就建于这一时期。金关屯戍的衰落约在王莽末年。因此肩水金关汉简所关涉的应当是西汉至新莽这一段历史时期。

⑤ 参见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肆)》,中西书局,2015年。

芰藟贸 餘尽卖之愿子俚即……73EJT23: 917A^①

在居延汉简中也有在个人的田地种麦作为必要粮食度日的简文：

以买棺槨冢地穿治丧葬狸有余田二顷禾麦稼度……564.10^②

粮食作物的推广应当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层面，从《汉书》和前文所引汉简内容来看，西汉王朝从中央到地方显然是重视麦的推广的，也就是说自上而下这个层面已经做到了。此处肩水金关和居延汉简简文显示从自下而上的层面来讲，老百姓接纳耕种麦子，那么麦的推广可以说是真正深入人心了。

(四) 麦在边关地区有较为丰富的囤积

居延汉简中有记载：

载肩水仓麦小石卅五石输居延……75.25

肩水金关汉简中也有类似记载：

麦小石卅五石输居延……□□□……73EJT24:999

肩水在汉时属酒泉郡，以上简文说明当时酒泉郡有专门的粮仓，其粮食不但可供给本郡吏卒的生活需要，还有余粮接济居延地区。可见麦在肩水金关和居延地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边关粮仓存量不充足时，比如简文中的居延，就会向其他边关粮仓调集麦子。当然，西汉边关地区的屯田做得非常之好，屯粮丰富（其中也包括麦），以至于在特殊情况下还能够周济出现饥荒地区的百姓，居延汉简中有记载：

守大司农光禄大夫臣调昧死言守受簿丞庆前以请诏使护军屯食守郡丞武□以东至西河郡十一农都尉官二调物钱谷漕转余为民困乏愿调有余给不□……214.33A

这段“简文反映了从边郡屯田区内调余粮以济困饥之处的情形。此类情况出现不多，而且应视作特殊情况下的一种调剂措施，但是边郡屯田生产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③。正是如此，李根蟠先生在《中国农业史》中指出：“河西走廊的屯田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善，成效最显著。”^④

边关汉简中所载之麦让我们看到，麦在西汉边关如此重要，它出现在汉简中的次数远比在《史记》《汉书》中多。然而麦并没能取代粟成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细数起来，麦、粟之间是有所差别的。

三、粟、麦之别

麦与粟作为西汉边关地区极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各有境遇：一方面麦是更适合当地耕种的粮食作物；另一方面粟是汉代人惯于食用的粮食，且具有正统地位。细细分别似乎能看出麦逐渐被推广直至后来逐渐代替粟成为主食的内在逻辑。

(一) 边关地区适合种麦

居延、敦煌、肩水金关等西汉边关地区的气候应当是比较适合种麦的，《史记》所载大宛、安息主要粮食作物是稻麦就是很好的佐证。敦煌悬泉汉简载有关于当地气候的内容：

县(悬)泉地执(势)多风，涂立干操，毋□其湿也……Ⅱ 0211②:26^⑤

① 参见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贰)》，中西书局，2012年。

② 参见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③ 赵兰香、朱奎泽：《汉代河西屯戍吏卒衣食住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01页。

④ 李根蟠：《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第161页。

⑤ 参见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在这样的气候下是适合种麦的:

建昭二年九月庚申朔壬戌,敦煌长史渊以私印行太守事,丞敞敢告部都尉卒人,谓南塞三候,县,郡仓,令曰:敦煌、酒泉地执(势)寒不雨,蚤(早)杀民田,贷种穂麦皮芒厚以廩当食者,小石 II 0215③:46^①

根据建昭(汉元帝年号)二年汉简的内容来看,可以确认两点:(1)敦煌、酒泉的气候适合种植大麦、青稞之类的作物;(2)敦煌地方官既然向下传达要种能适应气候的有芒的麦作,说明麦在当地还有扩大种植的空间。也就是说,虽然麦是最适合当地气候的粮食作物,但并不是耕种最多和最主流的粮食作物。

(二)麦的劣势

虽然麦适合边关气候,可是它有不可忽视的劣势。第一,麦的皮厚,导致实际可食用量偏少。从上文就能看出来:“穂麦皮芒厚以廩当食者”,然而“皮芒厚”对于适应边关当地气候是优势,对吏卒食用来说就是劣势了,悬泉汉简中就有相关记载:

御史中丞臣疆、守侍御史少臣忠,昧死言,尚书奉御史大夫吉奉丞相相上酒泉太守武贤、敦煌太守快书,言二事,其一事,武贤前书穂麦皮芒厚,以廩当食者,小石三石少不足,丞相请郡当食廩穂麦者加 I 0309③:221

麦的皮厚,因此在发放口粮时需要加量才更公平。然而汉简中麦和其他口粮统一供量的记载还是很多:

出麦二石	廩驷望隧卒张立十一月食	73EJT23:912
出麦二石	廩临莫隧卒廉襄九月食二十一ノノ	73EJT24:43
出粟二石	廩乐昌渠卒聂意五月食 𠂔	73EJT24:52
出麦二石	以食夷胡卒徐德十一月食□□□重	13.3
出麦二石	以廩水门 卒王继五月食	253.10
鄣卒赵忘生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癸酉自取 𠂔		
鄣卒马定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癸酉自取 𠂔		
鄣卒弋南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癸酉自取 𠂔	26.21	
取 𠂔 卒陈贺 三石三斗三升少审登取 𠂔		
卒苏登 三石三斗三升少审登取 𠂔	44.26 ^②	

如果麦作为口粮的发放与其他没有芒的粮食同量,那么从实际食用的层面上讲,它就好比没有芒的粮食少了,这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劣势。

第二,西汉的饮食习惯是饭食,《急就篇》中就有记载:“稻黍秫稷粟麻稬,饼饵麦饭甘豆羹。”^③麦因为“皮芒厚”,“不磨粉则相当难于下咽和颇费咀嚼”^④,可想而知,麦饭的口感并不一定可口。而西汉时期石转磨尚且还处在转磨发展的初期,“磨齿使面粉不能迅速往外流,磨眼容易发生堵塞。有的粮食颗粒还会留在凹坑里,磨不碎,所加工出来的面粉中,就会掺杂一些整粒的粮食。”^⑤与粟可以直接做成粟

① 注释按:“今日”之后,大意是敦煌、酒泉气候寒冷少雨,应多种那些能适应气候的有芒的作物。今祁连山南北坡低地即适种青稞、大麦之类。

② 注:吏卒每月廩食量多为三石三斗三升少,大石“二石”相当于小石三石三斗三升少。但是不同时期,是否丰年对廩食量都有影响,并不是完全固定不变的。

③ 管振邦译注:《颜注急就篇译释》,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3页。

④ 李发林:《古代旋转磨试探》,《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⑤ 李发林:《古代旋转磨试探》,《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米饭食用相比,麦在饭食口感上确实是处于劣势的。

(三)粟的正统地位

在西汉,粟无疑是最重要的主食,具有正统地位。西汉掌粮的官名,就有直接以粟命名的。比如韩信曾担任的治粟都尉;桑弘羊曾任搜粟都尉;还有掌管谷食钱货的治粟内史,为九卿之一,景帝后元元年(前 143 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 年)更名大司农。以粟来命名官职可见粟具有代表粮食谷物的意义,可见其重要性。在边关汉简中,麦虽然重要,但其地位不及粟。肩水金关汉简中对于粮食存量的统计,都是粟居前,麦居后。只有在粟麦比例极其悬殊,麦的存量明显多于粟时,麦才会被记在前面,肩水金关汉简 73EJT10:68-73EJT10:101 较为连续地记录下了粟麦出仓的情况和余量比,列表如下:

简号	简文	余粟量	余麦量
73EJT10:68	凡谷小石七百八十八石四升其四百一十八石六斗粟三百七十石二斗四升麦	四百一十八石六斗	三百七十石二斗四升
73EJT10:69	出粟小石二石为御史张卿置豚二鸡一只南北食		
73EJT10:70	出粟小石三石为廷史田卿买豚二鸡一只南北食		
73EJT10:71	出粟小石一石五斗以食廷史田卿张掖卒史野凡三人往来五日食积十四 " 食四斗		
73EJT10:73	受二月余谷五百八十石六斗九升其二百一十石四斗五升粟三百七十二斗四升麦	二百一十石四斗五升	三百七十二斗四升麦
73EJT10:74	出粟小石九石以食御同等三人 " 一月食		
73EJT10:75	出粟小石六石六斗以食御史张酒泉卒史二人		
73EJT10:77	出粟八斗以护所卒史丁卿御一人		
73EJT10:79	出粟小石十三石二斗以食居延卒史单卿士吏得骑马廿二匹 " 三日食 " 一斗		
73EJT10:81	出粟小斗二斗以食护附卒史徐卿御一人案事居延南北五日食日食二斗		
73EJT10:82	凡谷八百六十七石二升其四百卅五石粟三百七十石二斗四升麦	四百卅五石粟	三百七十石二斗四升
73EJT10:94	谷七百八石二斗九其三百卅八石五升粟三百七十石二斗四升麦	三百卅八石五升	三百七十石二斗四升
73EJT10:101	今余谷百七十八石二斗四其百六十八石二斗四升麦九石粟	九石	百六十八石二斗四升

上表所引肩水金关简文内容,很清晰地体现了粟的优先地位,只在“九石”比“百六十八石二斗四升”这样悬殊的情况下,麦才在统计余谷量时被记录在粟的前面。同时还有十分有意味的一点需要 we 注意:以上所引金关汉简具有连续性,余谷量消耗的记录一直是粟在不断减少,而麦则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三百七十石二斗四升”这样一个存量,最后粟锐减到九石时,麦还维持在了“百六十八石二斗四升”这样一个不算太低的存量。期间各种需要用到粮食的时候,都只出粟,不出麦。这样来看,麦相对丰富的存量和它被食用的范围不够广泛似乎构成了矛盾。那么麦在西汉时期的边关是被随意发放的么? 还是说麦有比较特定的适用范围? 它的适用范围究竟是怎样的?

四、麦的适用范围

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和肩水金关汉简中所记载的麦是很重要的粮食,但它是有适用范围的,根据目前所查阅的资料看,麦并不作为廪食发放给高级官员。其具体适用范围总结如下:

(一)马的谷物粮食

西北边关地区养马量巨大,“按史料所记来看,‘军马月之食,度支田土一岁’^①。即一匹马月消费量相当于一个士兵年消费量,但在以牧养和草(料)供给为主的情况下,粮谷消耗量大大减少了。即使这样,屯戍系统的马食谷物量仍是不可小视的数目,仅就以简文出现频率较高的日食一斗二升为常例来推算的话,一匹马年用粮量可(达)四十三石以上^②。那么,动辄上万匹甚至数十万匹的屯戍马匹,粮食的需用量将是惊人的。”^③如果仅以粟为马的谷物粮食,这样大的耗费无疑是相当大的负担,因为西北边关地区更适合种麦,所以从本地屯戍取材的角度来说,麦的供应可能会有一定优势。从边关汉简记载来看,麦作为马的谷物粮食,供给范围没有什么限制,各类马匹都可食用:

1. 传马 敦煌悬泉汉简中有记载:

甘露二年二月庚申朔丙戌,鱼离置嗇夫禹移县(悬)泉置,遣佐光持传马十匹,为冯夫人柱,廩穰麦小卅二石七斗,又茭廿五石二钧。今写券墨移书到,受薄(簿)入,三月报,毋令缪(谬),如律令 II 0115^③:96

出麦四斗,已。建平五年闰月□□,县(悬)泉嗇夫 付宜禾书佐王阳,给食传马二匹,迎昆弥 II 0114^④:53

肩水金关汉简中的记载如下:

出谷小石卅四石四斗一升 其四石六斗五升粟廿九石七斗六升麦 以食传马六匹一月 其二匹县马 73EJT10:67

此则肩水金关汉简的记载,粟和麦是搭配作为马的谷物粮食的,但麦的量远大于粟的量。

2. 驿马^④ 居延汉简中有记载:

出麦廿七石五斗二升 以食斥候驿马二匹五月尽八月 303.2

出麦大石三石四斗八升 闰月己丑食驿马二匹尽丁酉□ 495.11

3. 军马 居延汉简的记载如下:

出谷卅七石七斗 其卅七石七斗麦十石粟 以食肩水斥候骑士十九人马十六匹牛二九月十五日食 303.23

此处的马应当是军马。斥候骑士,即侦查骑兵,亦称候骑。肩水斥候骑士应指肩水都尉府的侦查骑兵。从简文中可知,肩水都尉手下之侦查骑兵有十九人,而且有十六匹马,二头牛。所出之谷分麦与粟,麦是粟的三倍多,显然麦主要是供给牛、马食用,而骑士所需的口粮比牛马少,较少的粟应该是供给骑士食用的。这则汉简表明:在粟依旧是西汉最主要粮食的前提下,麦作为马的谷物粮食可以减少与人分粟的矛盾。

4. 私马 敦煌汉简中有记载:

贺私马一匹 六月食麦五石二斗二升 敦简 351

承私马一匹 十一月食麦五石二斗二升已粟 官 敦简 353

临私马一匹 十一月食麦五石二斗二升 十五日食二石七斗十二月癸未日出 十四日食二石五斗二升未出 敦简 355

① [汉]班固:《汉书》卷69《赵充国传》。

② 马的饲料是按马的用途,例如按军马、驿马、传马等以及按它们每天劳动的轻重而有差别的。参见:[日]森鹿三著:《论居延汉简所见的马》,《简牍研究译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93页。

③ 赵兰香、朱奎泽:《汉代河西屯戍吏卒衣食住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21-222页。

④ 驿马和传马的区别可参考森鹿三著:《论居延汉简所见的马》一文,简而言之:传马是驾车用的马,而驿马是驿骑在每个驿站替换驰行时所用的马。从传车到骑乘演变的过渡时期(从西汉武帝末年到东汉初之间)经过居延简的时代而到东汉以后,传车就逐渐不用了。

以上简文说明:士吏私马亦由官廩,每月食五石二斗二升^①。麦可作为私马口粮。

5.广至马 见于敦煌悬泉汉简中的记载:

出麦四斗,以食戍校莫(幕)府史张卿所乘广至马一匹,再食,食二斗。都吏石卿监 II
0216②:359

从简文内容看,广至马是马的一个品种,与马的功能或官私属性无关。

(二)低级官吏的口粮或俸禄

前文已分析过麦作为供人食用的粮食有其实际食用量偏少,和饭食口感不佳的缺点。可能受此影响,在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和肩水金关汉简的记录中麦都是作为低级官吏的口粮或俸禄发放的。

1.庶士以下 肩水金关汉简中有记载:

■右出麦六十一石 给乘塞庶士以下十九人初除积 卅月十五日通食 73EJT24:235
《汉书·王莽传中》:“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②庶士以下,可见麦也是补发给下级官员的。

2.关佐 肩水金关汉简记载如下:

关佐赵通 麦二石受降□ 73EJT24:714

关佐也是低级官员,参见《汉简缀述》中的论述:“自中央至县大致可分为三级:高级为掾和史、少史、士吏,中级为卒史、令史、属、守属、守卒史、守令史和啬夫、守啬夫;低级为书佐、佐、尉史和候史。给事佐在书佐之次,守尉史在尉史之次,此二者可能成为第四级。”^③关佐不论是作为此关卡的书佐还是给事佐,都是低阶官员。

3.监 根据居延汉简的相关记载,监应该是负责具体粮仓事宜的小吏^④。

入廩小石十 始元三年七月甲午朔甲午第二亭长舒受代田仓监 都丞临 534.3
己丑朔第二亭长舒受代田仓监集 其六石以食小亭 557.5A
第二亭长舒受代田仓监集 其六石以食小亭二人 557.5B
入廩小石十二石 始元五年二月甲申朔丙戌第二亭长舒受代田仓监集 275.23

肩水金关汉简中有发放麦以供“监常乐”食用的记载:

出麦五石四斗以食监常乐等三人三月食 73EJT5:113

4.隧长 肩水金关汉简、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中都有将麦作为口粮或俸禄发放给隧长的记载:

出麦二斛三斗 稟辟非隧长庄道五月禄 73EJF2:49+9
出麦二石 稟如意隧长淳于赏七月食 J 73EJF3:86
出麦五斗—— 廩夷胡隧长王勤五日食 □ □ 53.22
入正月奉穰麦一斛 建武廿二年闰月廿六日癸巳平望朱爵隧长宋力布受尉史仁 (敦
简 1987)

入五月奉穰麦三斗 建武廿六年五月戊寅安汉隧长代孔充受卒穆 敦简 2174

建武是光武帝所用年号,虽然时间上比西汉略晚,但因为在东汉初年,可作为参考。上述简文提及的隧

① 吴初骧、李永良、马建华校释:《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8页。

② [汉]班固:《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

③ 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109页。

④ 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长也属于基层官吏,隧长皆来源于本都尉府所辖诸县的平民,经济收入普遍不高,屡有因“贫寒”而遭“罢休”者。隧长具有亦民亦吏的性质^①。

5.小史 居延汉简中的记载如下:

乙亥出麦一石又驿小史一石十六	
光光	丙子出麦八斗芟十九
	丁丑出麦石二斗芟廿
	戊寅出麦石二斗芟十五
	己卯出麦九斗芟廿
四月十三日乙亥	庚辰出麦石二斗芟廿一
	辛巳出麦石二斗又一石小史
	壬午出麦石二斗芟廿五
	癸未出麦石二斗芟廿
	甲申出麦石二斗芟廿二
	乙酉出麦石二斗芟二
	562.1A
四月六日驿小史从尉史仲山取麦一石前后二石又石凡三石	562.1B

根据《汉简缀述》的论述:小史乃是驿候下的小吏。《百官志》注引《汉官》河南尹最后有“干、小史二百三十人”;《隶释》九“繁阳令杨君碑阴”列名者百三十四人,小史一人在门下佐之次,列于最后;《隶续》十九“尉氏令郑季宣碑阴”直事小史三人与门下小史一人,列于直事干四人之次,殿居最后;《隶续》十六“北海相景君碑阴”小史二人列于书佐、修行、干之后,居最末^②。小史是低阶官吏,并在驿候下工作,出麦与芟搭配,应当是负责喂马的口粮。小史单独取麦如果是作为小史自己的口粮,那么麦也是作为低阶官员的粮食。

(三)平民的口粮

麦在居延汉简、肩水金关汉简和敦煌汉简中,记录次数非常多的还有作为“卒”的粮食。

1.戍卒 包括各隧隧卒:

出麦八石 廩如意隧卒韩充等四人四月食	10.26
出麦一石九斗三升少 以食始安 卒□□十月食	183.9
出穰麦二石六斗 以廩夷胡 卒□	253.6
出麦二石 以廩水门 卒王继五月食	253.10
麦二石 以食安乐隧戍卒陈广五月食	332. 14
出麦二石 以食当井隧卒	332. 17
出麦二石 廩驺望隧卒张立十一月食	73EJT23:912
出麦二石 廩临莫隧卒廉襄九月食二十一ノノ	73EJT24:43
出麦一石九斗三升少 以稟禽寇隧卒狄捐之三月食	73EJT31:33
出麦九斛 稟禽寇隧卒庄武三月三月五月食	73EJF3:83

亭卒:

出麦三石以食亭戍卒五人□	73EJT24:220
--------------	-------------

以戍守所在地直接命名的戍卒:

^① 参见于振波:《居延汉简中隧长和候长》,《史学集刊》2000年第2期。

^② 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116页。

出麦卅一石 以食肩水卒九月十五日食少十五石 食九月入 102.1
出麦一石四斗 以食喜山卒姚赐七月廿一日食 73EJT21:17

表明少数民族身份的戍卒：

出麦二石 以食夷胡卒徐德十一月食□□□重 13.3

戍卒虽然被称为卒，其实“是服役的编户齐民，其主要职责是候望。平时，戍卒分散在各烽燧，瞭望敌情，传递烽火，巡视屯田。边事不紧时，戍卒常被抽调出来参加屯田生产，这部分戍卒叫省卒。省卒常被派去为大司农伐茭，为田官修渠。另外，他们也在烽燧附近开垦采田，个别烽燧还把田地分给戍卒开垦”^①。因此把卒的身份归为平民更加恰当。

2.田卒 其中还包括已经完成服役任务因病滞留的罢田卒，还有牧卒。

出麦五百八十石八斗八升 以食田卒剧作六十六人五月尽八月 303. 24
出麦二斛二斗 以食右农田卒魏谒正月廿七日□ 73EJT21:122
出麦六斗六升以食罢田卒病留□□ 73EJT24:957
出穰麦一斛八斗 以牧卒麦永三月食 (敦简 313)
出穰麦一斛八斗 以牧卒耿咸三月食 (敦简 314)

“田卒是一年一更戍边的力役，一般从农业区征集而来，成批地集中于田官，由各郡供给正月至八月的衣食、耕垦边境的荒地”^②。田卒不论从身份上，还是在日常的工作的内容上，与平民都没有差异。可见，麦不论是发放给戍卒还是田卒，其实都是给平民的谷物粮食。

(四)其他情况

麦可作为通货或交易商品，作为通货或交易商品时其流通范围很可能超出了低级官吏和普通平民。肩水金关汉简中有将麦作为通货付给其他人的记载：

……年二月辛卯付氏池守令史 出麦一石五年四月丁酉付氏守令史 □直麦十一石
…… 73EJT23:156A
出麦大石三石 右昭武 □月□戌付沙头 73EJT23:156B

这两条汉简中，前一则是明确付给“守令史”，《汉简缀述》中根据汉简文书签署顺序排列了属吏高、中、低级别^③，守令史是候官属吏，在属吏中应当属于中级。比前文提到的隧长、监、关佐、小史等官吏的级别要高。后一则汉简中的“昭武”可能是极为特殊的姓氏，是汉初被匈奴所破月氏部落的族人；也可能是昭武县。沙头则是地名。若作为姓氏，这则汉简中所载的麦作为通货时，流通的范围就超出了低级官吏和普通平民，涉及到汉人与外族人的交易。若作为地名，则无法做出更深一步的判断。

在居延汉简中，有左尉为肩水候官长途运输二百石麦的记载：

永光元年五月戊子麟得守左尉奉移过所县□诣肩水候往为候之麟得取麦二百石遣就家
昭武安定里徐就等月丙戌赴肩水候官□行毋留止如律令 562.3A

候所在的官署称“候官”……候所直辖为一段候官塞(约百里)上的若干候长与各候长所率之若干隧长。候官的属吏则有丞、掾、令史、尉史等^④。候官是等级较高的官吏。从简文“遣就家”来看，这次长途运输二百石麦最后是到候官自己的宅邸，不是到官仓，因此这批麦很有可能并不是用作军粮或公用，

① 张印栋：《屯田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页。

② 张印栋：《屯田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页。

③ 原文为：属吏诸级在签署文书时，依级别高低为序。参见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109页。

④ 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48页。

而是候官自己私用。那么这则汉简中的麦,就应当是一批交易商品了。

通过前文梳理可以看出这样的总体脉络:麦在官方边防系统里,其用量不小,但适用范围有一定限制,高级官员并不禀麦食用,麦可供马、平民、低阶官员作粮食。不过麦一旦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它的适用范围就扩大了,等级较高的官员对麦也有需求。可见麦在西汉边关地区得到了较好的推广,但同时推广程度还不够彻底,具有进一步深化推广的空间。

五、余 论

居延新简有一则记录了东汉初年光武帝亲征隗嚣到天水的文字:

·范君上月廿一日过当曲,言窋昭公到高平,还。道不通。·天子将兵在水天,闻羌胡欲击河以西。今张掖发兵屯诸山谷。麦孰,石,千二百。帛万二千。牛有贾,马如故。十月中恐急匆匆,吏民未安。^① 74EPF22:325A

该简是甲渠候官某官吏之间的来往书信残篇,内容言及窋昭公到高平、隗嚣反叛、光武帝征嚣到天水等事,皆与史书记载相符。同时还描述了当时因光武帝征天水而引起河西地区形势变化的情景^②。麦作为此则汉简中唯一提及的粮食作物,可见东汉初年,西北边关地区种麦范围之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西汉麦作在边关地区的推广之势,到东汉还在进一步延续。

[参 考 文 献]

- [1] 陈梦家. 汉简缀述[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 谢桂华,等.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 [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居延新简释萃[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
- [4] 吴初骧,等. 敦煌汉简释文[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
- [5] 胡平生、张德芳.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6]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 肩水金关汉简[M]. 上海:中西书局,2016.
- [7] 李天虹. 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研究室. 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9] 于振波. 居延汉简中的燧长和候长[J]. 史学集刊,2000,(2).
- [10] 黄今言、陈晓鸣. 汉朝边防军的规模及其养兵费用之探讨[J].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1).

① 天子将兵在水天:天子,即光武帝,天水,即天水郡,后改为汉阳郡。据《后汉书·光武帝》载,建武八年(公元32年)七月光武帝亲征隗嚣到天水。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释萃》,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3页。

②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释萃》,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4页。